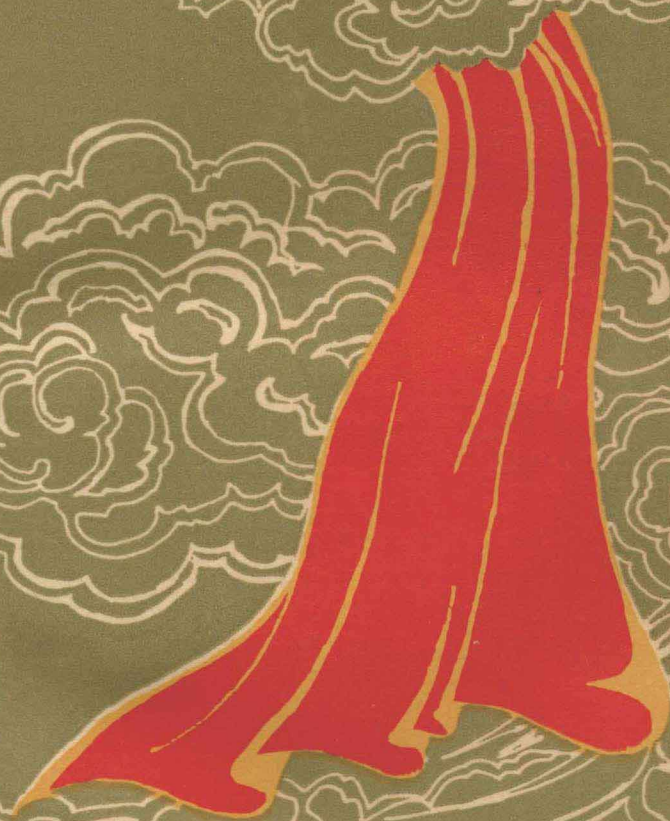


铁砚著

笑
主
公
秋



海潮出版社

英 主 春 秋

铁砚 著

海潮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路远 特邀编辑:王景堂
封面题字:亦雄 封面设计:韩国兴
责任校对:陈茁

(京)新登字 127 号

海 潮 出 版 社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北京林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48 千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7—80054—571—7/K·45

定价: 15.50 元

楔 子

公元九〇七年，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唐王朝覆灭了。经历了五十三年纷争之后，大宋国建国。在这期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在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西，先后出现了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个国家。正所谓：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三帝，播乱五十秋。

本书记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代……

诗曰：

夏启世袭代让禅，商汤牧野旌旗展。
文王武王创伟业，春秋战国天下乱。
秦皇宏略安天下，楚汉相交苦征战。
高祖垓下建业绩，王莽阴谋坐金銮。
乱世争雄数百日，刘秀独计复东汉。
魏蜀吴国鼎三足，天下终归司马炎。
两晋如同过眼云，南朝北朝峙水边。
杨坚挥师折玉树，隋朝二世三十年。
李渊起兵建大唐，太宗明政有贞观。
日薄西山黄巢怒，冲天香阵透长安。
万年基业一夕崩，一代英主起中天。

公元九六〇年二月的一个下午，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猛烈向大地袭来。风吹着口哨，摇得树枝乱抖，雪花如同无数个利刃，急速盘旋着，左右冲撞着，凄厉嘶叫着，冲向原野、房屋和树木。

就在这大风雪的笼罩中，在周国的皇陵——庆陵前（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前一后站着两个人。在距他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两个人面孔相背，持刀并肩站着。风雪为他们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花，与皑皑的白雪世界合为一体。

许久，站在前面的那人猛然将身一抖，身上的雪花纷纷落地。接着她拔剑出鞘，指着苍茫的天穹叫道：“皇上，云娘纵然肝脑涂地，定要匡复大周江山！”

悲愤的声音并没有传出多远，很快就被咆哮的风雪卷走了，然而举到空中的剑却久久没有放下来。

举剑人长着一张秀美的脸，柳叶细眉下，秋水般的杏眼十分锐利，即使在风雪的侵袭之下，仍然透出一股照人的英气。

听到她的声音，距她不远的两人警觉地注视着这边。见她只是挥剑入鞘，便依然站在原来的位置上，持刀肃立。

“天气寒冷，请回去吧，多多珍重凤体！”

在她身后站着的人说道。此人年纪在四十五岁上下，瘦长脸儿，细眉长目，三缕长须，一副书生打扮。虽然穿得很厚实，但他显然经不住风雪的侵袭，不停地打抖。

“说破了天，我也不会承认这个伪朝！”挥剑的女子咬着牙，狠狠地说。

“当今圣上只是让微臣来问安而已，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落井下石、乘人之危，他还想怎么样！”

“当今圣上智勇过人，登基之后，念念不忘先皇的知遇之恩，只因公务缠身才未亲至看望皇太后与郑王殿下……”

“先皇尸骨未寒，他却暗下毒手，现在倒来猫哭老鼠！多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和郑王还没死，劳他挂念了！”

“请息怒。圣旨皇太后已经看过，其中道理想必不用微臣赘述。臣无它意，万望皇太后以国事为重，不要听信别人的挑唆之言。”

“陶翰林，忠臣不事二主。亡国之臣不思报国也就罢了，却又摇身一变，花言巧语来替什么‘圣上’做说客，真是无耻之极。我真想一剑宰了你！估念先皇在时你还算忠诚，今天且饶你一次，日后若再如此，休怪紫虹剑不认人！”

被称做陶翰林的人打了个寒噤，猛地跪倒地上，叩首说道：“皇太后在上，容微臣禀告。微臣久事先皇，忠诚无过。先皇乃盖世英才，光照九州，天下无人可比。然而皇上既已驾崩，天下不可一日无主。郑王年幼，尚不足八岁，治理天下，难免会有不测之事。况先皇在日，一再提及幼主误国。大宋国皇帝陛下曾长年追随先皇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屡建奇勋，天下皆知。此番立宋，也已明示要等郑王成年时将拱手送还江山。恳请皇太后三思。”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此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过要让他记着，只要我还活着，他和那些叛国之臣就甭想痛痛快快地坐江山！”停了片刻，见陶翰林不再说话，那人放缓了语气说：“陶翰林，先皇在时对你不薄，你若还是个忠臣，就不应当与叛臣同流合污。回去告诉赵匡胤，就说我符云娘决不会听从他的安排！”说罢，挥剑入鞘，抖落肩上的雪花，一展身形，瞬间消逝在茫茫雪野之中。

这个陶翰林，名叫陶谷，是大宋国的翰林学士。他此次奉皇帝赵匡胤之命来新郑，有几件事：一是祭祀周世宗，二是问候郭氏母子。这两件事他已经办到，还有一个使命他还没有完成，那就是探听郭家与哪些前朝大臣和武林中人来往密切，以

便尽早掌握动向，免除后患。

傍晚时分，雪停了，风力也减弱了不少，郑王府的门前，两个带有“郑王府”三字的灯笼微微地摆动着。没有行人路过，显得静悄悄的。

在王府的前厅，符云娘正在向曾经是大周国大内都点检的张美询问情况。厅内生着炭火，暖融融的。在厅中央，摆列着“睿武孝文皇帝周世宗”的牌位，牌位前的香炉中，几支熏香冒着袅袅的轻烟。

“李重进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有。据来人讲，李大帅现正在韬光养晦，准备适时发难，怕被新朝耳目截获，故此只传来口信。”

“哼！说得好听，用得着的时候却缩回了脖子！”符云娘不满地说。

“娘娘千岁，李大帅远在维扬，兵力也不足，再者京城中禁军的战斗力，娘娘也是知道的。如果此时李大帅仓促行事，恐怕难以奏效。”

“唉，这也怪先皇，减了重进不少人马，又削了永德的兵权，专信这个外良内莠的赵匡胤，把兵权都给了他，到头来落了个国破家亡！”

叹息了一回，符云娘又问：“张永德的病怎么样了？”

“回禀娘娘，张大帅尚未康复，恐怕难以指望了。”

“其余各镇呢？”

“除了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明确表示忠于大周之外，其余各镇态度暧昧，李筠人单势孤，看到时机不成熟，虽抗令不遵，但也未能树旗。”

“有几个就算几个，不能让先皇和众多将士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这样白白地落入贼人手中！”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李存勖梦断黄河	郭文仲横空出世.....(1)
第二章 贩香茶商贾遇匪	救无辜豪侠退寇.....(17)
第三章 拦惊马郭荣救人	动芳心丽娘赠玉.....(27)
第四章 石重贵信奸国灭	刘知远任贤邦兴.....(40)
第五章 对松山郭荣遇艳	中天门月娇动情.....(53)
第六章 郭公子雪里历险	符女侠风中夸技.....(64)
第七章 生异志守贞反汉	中毒计郭荣失关.....(77)
第八章 李守贞拙施奸计	郭文仲巧念忠经.....(88)
第九章 郭文仲攻克长安	符丽娘避走佛寺.....(99)
第十章 忠正堂立斩色王	相国寺邂逅扶尘.....(115)
第十一章 温鸳鸯丽娘忆旧	抒情怀彦卿放歌.....(126)
第十二章 猎田野勇斗恶豹	登泰山力劝鬼刀.....(137)
第十三章 说天理英才显智	了恩怨武夫息兵.....(150)
第十四章 娶丽娘喜结连理	擒飞熊怒平匪患.....(164)
第十五章 擒梁鹏郭荣施计	斗月娇小雪奋勇.....(177)
第十六章 掌兵马郭荣如愿	入汴京曹翰报警.....(192)
第十七章 郭文仲壮志未酬	晋王荣春风得意.....(204)
第十八章 安现状太师近忧	反常规周帝远虑.....(216)
第十九章 试军力潞州起火	展虎威高平迎敌.....(226)
第二十章 击汉军身先士卒	肃军纪杀鸡儆猴.....(236)
第二十一章 取太原顺天恤民	行嵩陵抚今追昔.....(249)
第二十二章 符皇后凤鸣朝阳	马护卫箭射黑熊.....(260)
第二十三章 选贤才鼎新革故	拔勇士慧眼识珠.....(273)

第二十四章	谋发展处身积虑	求稳定微服私访……(285)
第二十五章	失剑鞘疑窦初起	取进士金殿三论……(297)
第二十六章	得花蕊孟昶失魂	捉王峦向训用计……(310)
第二十七章	探寿州偶遇刘帅	游金陵巧逢元宗……(321)
第二十八章	弄清泪唐君吟词	动雄师周帝赋诗……(333)
第二十九章	千秋业怒征西南	万年功笑谈东北……(345)
第三十章	周世宗御驾亲征	李重进过桥斩将……(353)
第三十一章	赵匡胤功立涡口	唐元宗梦惊禅房……(365)
第三十二章	困寿州豪杰论箭	惊汴梁闲臣犯法……(377)
第三十三章	韩令坤奇袭扬州	刘仁贍死守寿春……(388)
第三十四章	赵匡胤兵取滁州	李景达师败六合……(397)
第三十五章	孙司空不辱使命	王宰相苦谏丹心……(410)
第三十六章	刘侠女京城寻英	孙司空汴梁赴难……(423)
第三十七章	叱罗敷皇后动怒	赐娇云万岁谈情……(437)
第三十八章	忧天下周帝决策	战水上永德赏勇……(447)
第三十九章	钓汴河智说女杰	战寿州计诱鲁夫……(461)
第四十章	李景达投膏止火	刘仁贍鞠躬尽瘁……(479)
第四十一章	符皇后香消玉陨	陈道长奉诏入京……(492)
第四十二章	诛庸臣隆刑峻法	点勇士过关斩将……(508)
第四十三章	马指挥南楼射箭	张守备北城杀子……(523)
第四十四章	李谦溥智多破汉	唐元宗技穷降周……(533)
第四十五章	释前嫌云娘封剑	福后世王朴正音……(545)
第四十六章	比刀箭众将放马	吊股肱明君持钺……(561)
第四十七章	残同胞睡王继位	击狂胡英主出征……(572)
第四十八章	张藏英兵临城下	周世宗遇刺水边……(583)
第四十九章	受恩宠云娘立后	失信任永德落职……(599)
第五十章	崇元殿英主托孤	滋德宫巨星陨落……(610)
尾 声		……(622)

第一章

李存勖梦断黄河 郭文仲横空出世

唐庄宗李存勖站在黄河边上已经近一个时辰了。宽阔浩渺的黄河之水奔腾不息，巨大的涛声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初春的风迎面吹来，仍带着浓浓的寒意。让人心悸、颤抖。李存勖面颊通红，不住地咳嗽，赭黄色披风被风吹起很高。他的心也在一点点地收紧。自起兵以来，他还从未如此长时间地、安安静静地想事情。而在几个月之前，他还是堂堂的大唐国皇帝，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地接受百官的朝贺。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他默默地一遍遍吟诵着当年楚霸王项羽垓下兵败时面向江东唱出的悲歌。

是的，他目前的处境比之往日的项羽好不到哪儿去，在一定意义上说，恐怕还有甚于那时。当年，若项羽听从部属建议，回到江东，东山再起，胜负不说，怎么也能同刘邦争上一番。而他空有一个大唐皇帝的虚名，手下能够打仗的人马已不足三千，自己的对手李嗣源竟有十万之众。以三千对十万，纵然浑身是勇，也无回天之力。况且这些兵又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刻，他就象一个输光了的赌徒，眼睛红红地望着过去曾经属于自己的钱袋。

他的确已经输光了，但他并不甘心，给他以唯一幻想的是石敬瑭的胜报，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石敬瑭麾下有两万骑兵，已经奉旨驰援汴州）。他强烈地盼望着，同时又最怕听到前方的

消息，他已经受不起最后的打击。

黄河之上，一只小船在汹涌的波涛之中穿行，一会儿跃上浪尖，一会儿跌入低谷，而掌舵之人却指挥若定，总能恰到好处地将船驶出险境。船上还不时传来船夫嘹亮浑厚的歌声：

穿恶浪哎，
过险滩哎，
船工一身，
都是胆哎。

……

看到船工矫健的身姿，李存勖的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股豪气：想当年，父王去世之时，手拉他的双手，赐箭三支，告诫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为我所立，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与我约为兄弟，他们却背叛了我而归服了梁国。没能消灭这三个国家，是我终身遗憾的事情。现在给你这三支箭，你继位之后，要常常拿出来看看，不要忘了我的遗恨！”他继位之后，立下大誓，定报此仇。每逢出兵作战，他都要从太庙中取出三支箭来祭祀一番，以激励斗志。短短几年时间，他统领大军，转战南北，先灭梁，再擒燕王刘仁恭，三击契丹，英姿勃发，气吞千里。令契丹闻风丧胆，再不敢正视中原……

想到这里，李存勖仿佛置身于万马军中，骑赤兔马，提日月刀，纵横捭阖，所向披靡。“李”、“唐”大旗猎猎，迎风招展，敌人溃不成军，连夜遁逃……

“禀告皇上，汴州有人来了。”御林军总管郭门高匆匆赶来，向他报告。

李存勖心里猛地一跳，直愣愣地盯着郭门高问：“汴州怎么样了？”

“这个，信使要亲自禀告。”郭门高其实已知内容，只是不

想自己说。这郭门高本一伶人，生得一表人才，不仅有一个好身段，舞跳得好，而且还有一副天生的金嗓，不让当年的李龟年，人也十分乖巧。由于庄宗皇帝喜欢伶人，因而他得以升为御林军总管。

李存勖猛转过身来，眼中充满着最后的希望：“石敬瑭打了胜仗了？”虽然李存勖平日对石敬瑭并不十分放心，可此时也只能依靠他了。

郭门高明白李存勖此刻的心理，挥手示意汴州信使过来禀告。

信使看上去约有二十出头，生得剑眉利目，虎背熊腰。刚才他一直站在不远的地方，等着庄宗的召见，见郭总管招手示意，忙上前跪倒禀报：“启禀皇帝陛下，石敬瑭到汴州之后，见李嗣源势大，率全军俱降。现李存勖前锋已抵汴州，不日西来，请皇帝陛下早下决断！”

李存勖神态颓然，最后一点希冀的火花熄灭了。虽然这个结果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可真的变成了现实，对他来说仍不啻于晴天霹雳。

“完了，完了！”他突然拔出腰间的紫虹宝剑，架在信使的项间，歇斯底里地吼道：“混蛋，这不是真的，你一定是李嗣源派来的奸细？特来骗我，骗我！你，你，你再说一遍！”

若是换成郭门高，此时定是吓得面色灰白，战战兢兢地说：“吓死奴才也不敢。”然后再说：“叛军虽已抵达汴州，但十分惧怕皇上的威名，短期内无人敢西进。”为穷途末路的庄宗皇帝再戴上一顶高帽子，同时也保全自己的性命。

然而信使不是郭门高，他并不惧怕项间凉嗖嗖的剑锋，十分坦然地将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

李存勖大吼一声。郭门高一闭眼，以为又会溅一身血，然而李存勖举到空中的剑并没有落下去。因为以往，当他举剑之

时，剑下之人早被吓得魂不附体，丑态百出。可眼前的这个信使却面不改色地直视着他，嘴角还流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

李存勖从信使的目光里似乎看到了些什么，手中之剑插于沙地中，转过身去：“去，请娘娘过来！”

郭门高知此话是对自己说的，答应一声便快速离去了。他乐得赶快离开这里，脱离这种令人压抑的地方。他已经猜到李存勖会宽恕了眼前这个胆大包天的信使。

事实正是如此。或许是被信使泰然的神态所打动，李存勖不仅不想杀掉信使，而且莫名其妙地对其有了些好感。他转身望着水中那只飘摇不定的小船，轻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郭威。”

“从军多少年了？现为何职？”

“四年，同光元年当的兵，现为天雄军偏将。”

“参加过魏博之战吗？”

“是的，皇上。小人亲眼目睹了皇上披坚执锐，勇擒‘铁枪王’王彦章。”

“哈哈……擒一个王彦章算什么？天下的英雄豪杰哪一个不是对我李亚子闻风丧胆？哪一个敢与我做对？想我李存勖，起兵二十多年，靠双手、十指创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李存勖舞动双手，对着奔涌的黄河发泄着内心的不平，又恢复了一些他所特有的自信。

停了一会儿，他似乎又从幻境中醒来了，语调低沉：“可是现在，谁都比我李存勖强，别人输了，可以解甲归田，就是种田打渔也可苟活一世。可我不能，输了便是盗贼匪寇，无寸土可以安身，死亦无葬身之地。可怜啊，我做了一世强人，想不到会有今天这个结局！”“想来也是，人生在世，有什么呢？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我活了四十多年了，生有何欢，死又何惧！”

一阵风骤然吹来，赭黄袍飞起很高，发出“扑扑”的响声，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身上的凜然之气顿时转变为一腔悲愤。

“启禀皇上，小人抖胆问上一句：皇上当初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靠的是什麼？而今一夫夜呼，乱者四应，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又因为什麼呢？如果能够找到其中原因，凭皇上振臂一呼，天下豪杰难道不会应声而至吗？”

“唉！时事造英雄！时来天地皆用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多想已是无用了。”

“皇上，小人以为，当初，皇上凡出师之时，必入太庙请出先王所赐之箭，盛于锦囊之中，胸怀天下，意气风发，昂扬斗志。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摧？及天下粗定，各路盗匪并未全部清除，朝中却是伶人当道，忠臣被诛，各镇属官，惶惶不可终日，百般无奈才起兵背叛朝廷。若皇上遣散伶官，大赦天下，重用忠臣良将，召募谋士勇夫，共同勘乱，天下不难平定。”

“你也这么说？”李存勖转过身来，狐疑地盯着郭威，“你可知道，当年郭崇韬和朱友谦是怎么死的？”

“小人略知一二。不过，若他们不死，就不会有今天的李嗣源之反。”

“如此说来，难道朕是错怪了他们不成？！”李存勖恶狠狠地盯住郭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即改，同样是人人称颂的有道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有不少过失，但终是瑕不掩瑜，数百年来令人敬仰。”

李存勖仰天大笑：“晚了，李嗣源羽翼已成，十万大军兵临城下，不会善罢甘休。他一直是朕的先锋大将，朕深知他的为人。”

郭威见李存勖全无斗志，索性大胆说道：“皇上所言极是，

李嗣源本皇上麾下大将，他的部属哪一个不是皇上的臣子？当年先王与皇上十八骑起兵，尚可纵横天下，何况今日有天下可用之兵。皇上若此时渡河东去，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用不了几年定可重振军威，西击潼关，东出潞州，逐鹿中原，平定天下，再主神器！”

李存勖眼中闪了一下神采，但随即又熄灭了。他又叹了一口气：“这不失是一条好计。只是我李存勖戎马一生，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福也都享过了。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只好随波逐流，不再存什么奢望了。”

“请皇上三思。”

“好了，不用说了！郭威，朕看你将来或许是个人物，这柄紫虹剑是先王所赐，随我征战半生，斩过无数英雄豪杰的头颅，现赐给你。去吧，将来用剑之时，莫忘了曾经有一个叱咤风云的执剑人！”说着将腰间剑鞘解下扔在地上。

“皇上……”

“快走，在朕未改变主意之前快离开这里，否则……”李存勖转过头去寻找黄河中的那只小船，后面的话他不想说出口来，因为若说出口时，他的主意就会真的变了。

郭威知其心意，从沙地上拔出剑来，擦净了入于鞘中，平放在地上，拜了几拜，这才捧剑离去。

李存勖依旧站在河边眺望。那只小船已经去得远了，几乎看不到踪迹。但他仍很执着地望着，没有回头。他不想回头也不能回头，因为回头已无岸。

郭威离开黄河边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去，他有两个结拜兄弟在御林军中。在草草搭起的临时军营中，郭威见到了他的两个兄弟、现为御林军校尉的符彦卿和李守贞。三人邂逅相遇，又惊又喜。凑和着吃了口饭，郭威便将前线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

遍，然后又提及庄宗皇帝赐剑之事，同时也谈了劝说庄宗皇帝东山再起的想法。符彦卿和李守贞听到后来都有些惊讶，直到郭威拿出紫虹剑来，两人细看了一回，这才信了。

李守贞拿着宝剑，爱不释手，心中自然想着刚才若是自己在皇帝身边，紫虹剑就是自己的了，有几分懊悔。但这些只是内心所想，并没有表现出来。见郭威并不十分在意，便说道：“郭大哥有所不知，皇上向来是身不离剑，剑不离身，虽说近来有些喜怒无常，可赐剑之事仍是不可思议。”他今年二十一岁，生得虎背熊腰，黄黄的长方脸儿上印着十分醒目的扫帚眉，一双大而圆的眼睛，张口便露出一对大得出奇的虎牙，脸上总是带有几分凶气。

“符二弟，你主意多，以为当如何行事？”

符彦卿与郭威同岁，只是月份小些，平时少言寡语，却颇有些心计，人也长得文文静静的，不轻易高兴或发怒。见郭威问，慢悠悠地答道：“郭大哥，李三弟，我想，我们应当赶快离开这里。”

郭威对于这种所问非所答已是很熟悉了，知其有想法，便问道：“二弟，看你说得这么急，原因是什么？”

“皇上赐剑，说明他已无东山再起之志。从郭大哥刚才所讲战况来分析，李嗣源不出一日便会统兵去取东都洛阳。当然也不会放过落难之中的皇上，因而，多待一会儿就多一分危险。皇上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信任误国误民的郭门高，实在令人寒心，也就增加危险程度。天意如此，不是我们兄弟几人能够救得了的。”符彦卿平日话虽不多，嗓音却很宏亮。

郭威点头道：“符二弟所言有理。皇上因专信伶人，乱杀无辜才激起兵变。此时再想什么办法也都无用，只是皇上乃绝代英豪，如此就完结了，实在于心不忍。我想再去见一次皇上，若皇上有东渡之意，诛杀郭门高等一千奸臣，我郭威就算粉身碎

骨，也决不离开皇上半步。”

“见也是白见，皇上连大臣们的意见都不听，何况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李守贞有些愤愤然。

符彦卿见郭威心意已定，猜测道：“落难之时，大臣们说话兴许还真不如士兵。我看也不妨试试，若势头不对，就少说几句。”

话音刚落，忽听得帐外有人喧哗：“了不得了，皇上不见了！”

三人闻言，猜到可能有变故，忙操兵器。郭威将紫虹剑用布包了，背在身后。出了营帐一看，只见外面一片混乱，士兵和大臣们皆有惊慌之色。李守贞伸手抓住一个本营的士兵问：“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儿了？”

士兵见是本营长官，忙说道：“大人，刚才几个弟兄想去劝说皇上动身，不想到了河边上，却不见了皇上踪迹。兄弟们有些乱了，吵吵嚷嚷地要散伙。”

李守贞心里明白了大半，松了手，那士兵踉跄了几步，险些摔倒，转身跑远了。“怎么办？”李守贞回过头来望着郭威和符彦卿。

郭威将手用力向下一挥：“走，先到河边看看究竟，然后再说！”

三人匆匆来到河边。河边上长满了乱草，却喜不很高，刚刚没人膝盖，藏不住人。三人在郭威刚才待的地方，认真地找了一回，除了看到一片被人踩过的乱草之外，什么也没找到。

三人寻了一回，有些累了，坐在地上喘粗气。郭威出神地望着黄河，自语道：“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难道皇上也去了不成。”突然，他用手一指：“看，水里有个黑点，像是一个人。”

符彦卿和李守贞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黄河中有一个黑点在波涛中翻滚。李守贞眼尖，马上确认是一个人，并